



委員長手諭批准，沒有人敢同意核銷的。陳起父子是南宋中期杭州著名的出版家，他們刻的書自來為藏書家所寶貴，能藏得一二冊已足以傲視同儕，譬如近代南京著名藏書家鄧邦述，他收藏有書棚本李羣玉集及碧雲集兩種，而把他藏書處名作羣碧樓，可視他的珍視此書。這部國寶鎮庫之書，在民國 60 年代的初期，不知用何種方式，或何種條件竟被書商輕易地影印出版了。影印出版以廣流傳，本非壞事，但此書在臺灣並不易見到，中圖也僅只有一部，按規定中圖應收得若干部版權書，以供國際交換，而交換處並無此書交換的紀錄，那些書跑到那裡去了？想起來令人扼腕浩歎！

唐五代的刻本，現今傳世可考的，除了四川省博物館藏有一件外，大都散在國外，中圖沒有一件，在圖書印刷史的展示不能不說是缺憾。在臺復館之初，慰堂先生探聽到蔣毅孫先生收藏雷峯塔所出五代吳越國王錢俶所刻陀羅尼經卷有兩份，一再與之情商，希望能讓售一卷予中圖，但毅孫先生靳惜不允。一直到 49 年大陸出版了一套中國版刻圖錄，發行量不多，臺灣不易購得，才商得毅孫先生同意，慰堂先生以臺幣貳仟元委託正中書局在港設法購到一部，與之交換始得入藏。錢俶刻此經卷，在時代上已入北宋太祖開寶八年，但此時吳越尚屬獨立王國，未入宋版圖，故書刻的系統仍可歸屬五代。

中圖所集藏的 12 萬冊善本，舉目當世，只有大陸上北京圖書館尚可相頡頏，其他處所收藏皆瞠乎其後。中圖收藏雖富，但也不是沒有缺憾，譬如羣經注疏合刻，只有宋建刊十行本，而無一部注疏合刻最早的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八行本。於元九路刻本諸史，尚缺史記及兩漢書。慰堂先生曾請人雕鏤了一顆印章，文為：「百宋千元萬明之章」，表達了他對中圖集藏善本的願望。中圖現藏宋版，已超過了兩百部。明版雖尚不到萬種，估計已有六七千部，所差尚不太遠，且明版存世尚有不少，稍加努力，應不難達到。元版目前也只有二三百部，距離千種尚為遙遠，但懸為鶴的，使後繼者有一目標，總是好的。

最後來談一談中圖所藏善本的特色，談藏書特色很難，因為見仁見智，各有偏好。一般而言，我認為的特色有三：

一、清代中葉藏書最富，賞鑒眼力最高，應推吳縣的黃蕘圃丕烈。黃氏是書中的伯樂，最懂得書的精

蘊藏好，他熟於版本目錄，書一經他手，真偽立判，特點輒知。他又勤於筆墨，往往將所知題記於書的前後護葉，自一跋以至於十餘跋，多屬書林的掌故。他的朋友王芑孫為他撰陶陶室記一文，說：「其於校本之先後，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黃氏的題跋，自嘉道以來甚受到藏書家的重視，「黃跋本」成為一專有名詞。清光緒以來輯其題跋編刊者不絕於縷，估計經他題跋的書，幾近千種，凡黃跋的書，其值皆高出他本甚多。民國初年、蒐集黃跋的書最力的是吳興張氏適園的後人張述伯，抗戰期中，張述伯的藏書全部售歸中圖。中圖所藏黃跋的書，我雖未作統計，估計應在二百種左右。黃跋的書雖近千種，但有的已不在人世，中圖所藏應屬最多的單位。過去我曾輯出若干種為蕘圃藏書題識及續錄所未收者，恐怕仍有遺存，希望有人續補。

二、中圖所藏善本第二個特色是明代史料宏富。滿清入關後，為著箝制漢人的民族思想，康熙以來屢興文字獄，乾隆又扛著稽古右文的大招牌，假纂修四庫全書為名，而澈底清查存世的圖書，消滅不利清人的言論，並達到掩飾清兵入關的史實。他公布了違礙焚禁圖書的書目，禁止民間私藏。但禁歸禁，仍有不少人密藏，這些書絕大多數是明版。民國以來，收藏明版最力的是吳興劉承幹氏的嘉業堂，他曾出版了一部所藏明版書目。又陳羣的澤存書庫所藏的明版亦甚多，兩家收藏都歸入中圖，故中圖所藏最富，很多都是僅存的孤本，再加上若干的抄本，故有關明代的史料，中圖可以說為各館收藏的翹楚，為他家所不及。

三、第三個特色是明代版畫書收藏最多。明代自嘉靖以後，出版商為了爭奇鬥勝，所雕鏤的書多附插圖，請名家繪畫，使得書籍藝術化，成為一代的出版特色。中圖所藏的明版既多，當然版畫書也多。另外還有一個原因，鄭振鐸在抗戰前即非常喜愛版畫，蒐藏豐富，而編輯中國版畫史圖輯，出版了若干集，抗戰期中，他把他的收藏全部售歸中圖，而且還協助中圖在上海收購善本，繼續精選有關版畫的書，購得後即選擇攝照留存，以供編印圖輯之用，因之中圖所藏的版畫書既多且精了。

• 昌彼得先生，曾任本館特藏組主任，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故 舊 篇〉

## 祝館慶憶往事

程 光 裕

國立中央圖書館建館迄今，屆滿六十年，周甲大慶，無任歡欣。猶憶民國 43 年(1954)6 月 1 日張其昀(曉峯)先生接任教育部長，同年 6 月 7 日我隨臺灣省教育廳廳長劉先雲先生到廳任主任秘書。張部長於教育興革大力推動，一日召我去部垂詢省立臺北圖書館及各校圖書館情形，並說：「一個國家總要有個體面，總不能讓外國人來了看不到一個具有規模的國家圖書館、國家歷史文物館。」又說：「總統蔣公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於音樂、美術、電影，諄諄訓示，要設立音樂院、美術館、歌劇院及國家經營電化教育事業，培養國民康樂的心情，增進國民心理康樂的目的。設立圖書館、科學館、古物陳列館來配合教育。」又有一次與我談到杭州浙江圖書館孤山分館文瀾閣的情形，在風光秀麗的西子湖閱讀的樂趣。認為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的環境必須幽雅有情趣，對省立臺北圖書館、博物館的建築與造型及新公園的林木扶疏至為欣賞。

44 年(1955)元月某日，張部長偕劉廳長至南海路植物園巡視，並商談博物館、圖書館、科學館、美術館及歷史文物館問題，劉廳長建議以建功神社原址為中央圖書館復館館址，商品陳列館為歷史文物館館址，獲得採納。

日據時代的建功神社，臺省光復時，由臺灣民衆教育館接收，民教館停辦移交給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為省教育廳附屬機構，國語會內設有國語日報館，將神社祭堂的兩廡作為機器間與排字房，此兩廡係日人將舊臺灣巡撫衙門拆遷改建，其頭門、二門及大堂則拆遷至植物園內，光復後作為林業試驗所的職員宿舍，後經整修為林業陳列館。

舊建功神社，自國語會駐入，發現白蟻、蛀蟲嚴重，驅蟲難盡，教育部既決定中央圖書館在此復館，教育廳遂配合與國語會協調遷會讓址，時何容先生任國語會主任委員，頗有難色，適中央政策令臺省政府

機構疏散，教育廳撥款予國語會在木柵修建房舍。數月後，房舍未成，教育部以中央圖書館復館期迫，促教廳設法先遷出國語會，教廳將國語會暫時移至廳內，中央圖書館乃得於 44 年 9 月遷入國語會舊址正式辦公，時儲連甲先生任館方總務主任，修繕原神社祭堂及兩廡房舍，及添造房屋等工作備極辛勞，後竟以積勞亡故，殊為惋惜！

中央圖書館復館，館長蔣復璁(慰堂)先生，他居於館後右側牆垣邊一小屋，生活簡樸，治事嚴明，一日我訪，見有工人挑土傾入館前荷塘，詢知乃館方為擴展館地修建前廊，因即面知慰老，並以張部長重視館舍環境，荷塘清趣，景觀佳勝，宜予保留，館地擴展宜另作他圖。慰老吩咐停工。數年後張部長至南海學園，於荷塘邊注視良久，神情愉悅，慰老聞之，對我之進言至為感佩！

慰老為圖書目錄學家，我戲稱為「中國圖書館王」，他兼治宋史，姚從吾、方豪(杰人)、趙鐵寒諸先生俱為宋史專家，我曾師事陳樂素先生治宋史，慰老與從吾先生對樂素師極為欽仰，一日我與諸先生談敘，言及抗戰時從吾先生在昆明西南聯大，樂素師在遵義浙大講授宋史，啓導青年，影響殊大。杰人先生乃建議諸人定期聚談，由我任聯絡，曲顯功先生任文書。於是成立宋史討論會，假中央圖書館擇期舉行，館方供應場地茶水，此會後改名宋史座談會延續迄今，由於中央圖書館遷徙至中山南路新館舍，乃易地擇期召開。今則從吾、鐵寒、慰老、杰人諸先生先後歸道山，不勝懷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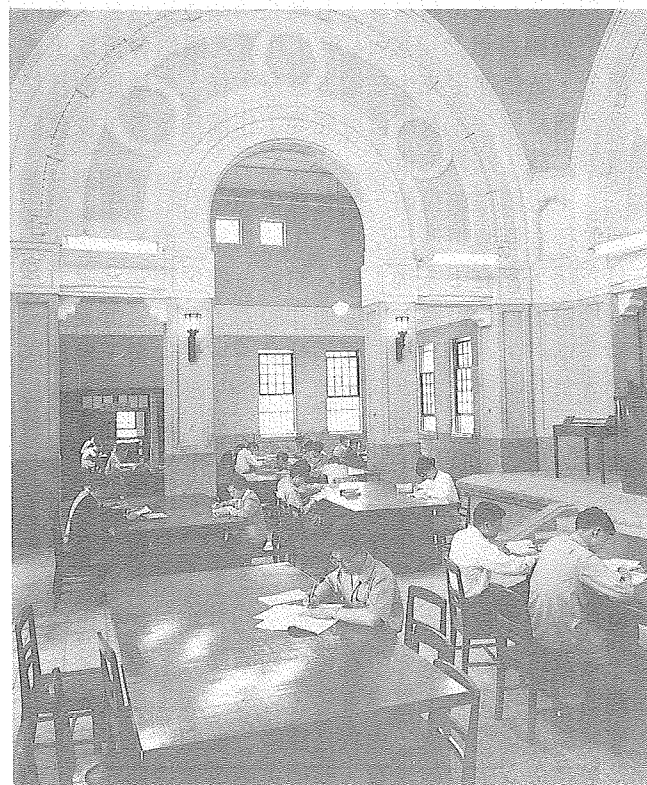
46 年(1957)8 月省府改組，教育廳長易人，我轉任臺灣師範大學教職，教育部已建立植物園為文化中心，名南海學園，內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先生)、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包遵彭先生)、國立臺灣藝術館(館長盧孰競女士)、國立臺灣科學館(館長羅榮安先生)、國立教育資料館(館長由教育部社教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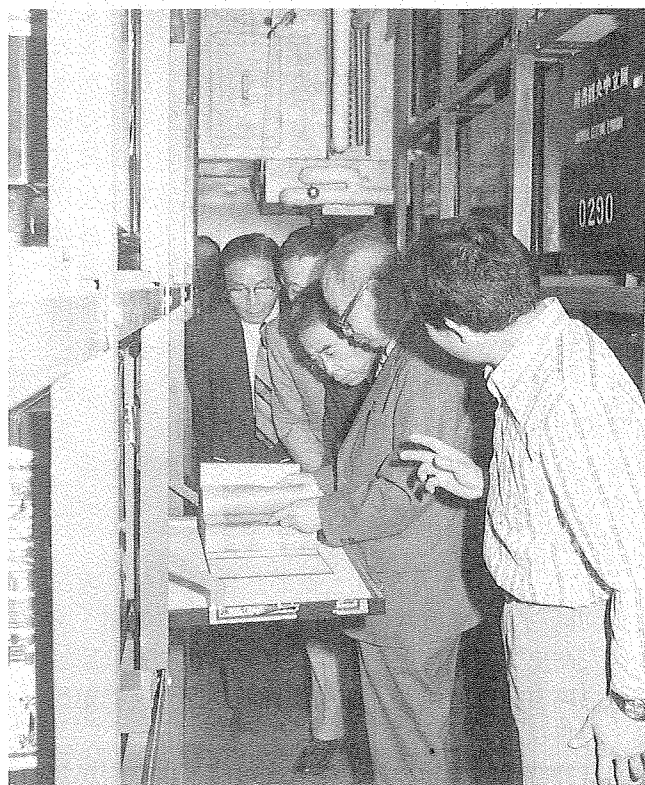
南海路館舍前一方荷塘、環境優雅，老館員皆深表懷念



南海路舊館期刊閱覽室



南海路舊館閱覽大廳



南海路舊館善本書庫，空間狹窄，典藏乃依書冊尺寸大小分置書箱內

長劉先雲先生兼)及獻堂館等機構。獻堂館為紀念臺灣耆宿林獻堂先生而修建，建築經費係幾家銀行捐獻，張部長以此館為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及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是年九月於該館成立中國文化研究所籌備處，由部長親自主持，教部任命我為籌備處秘書兼獻堂館辦事處主任，當時教部經費拮据，我未向部支領薪津，完全是義務無給職，教部利用館內會議室貴賓室等處接待學人，及舉行座談會，當時國內外學人的調

查與聯繫工作為獻堂館的主要業務，由專任管理員一人、打字員一人、義務館員二人協助辦理。獻堂館在中央圖書館的右側為近鄰，慰老亦時來館談敘，當時獻堂館的業務與中央圖書館的國際文物圖書交換工作是相輔相成的。

• 程光裕先生，現任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



〈故 舊 篇〉

## 甜 美 的 回 憶

唐 潤 鈿

人生能有幾個三十年？而我在國立中央圖書館工作了幾近三十三年。在這漫長的歲月裡，我曾為工作的繁雜、勞累而煩悶、抱怨，也曾為一件助人小事得到讀者或同事的一句「謝謝」而安慰、喜悅。

我本是圖書館門外漢，却於民國 43 年，無意間闖入了全國最大的圖書館的大門，這全是因緣巧合。而由於我的個性執著，學習、不斷的學習，圖書館工作竟成了我的終身職業，由實習員、幹事、人事管理員、編輯而編纂。從擔任收發工作、文書、人事行政，而最後到參考服務。

我曾把我當時工作上的感受記在日記上，而後一篇篇的寫成了「圖書館員甘苦談」、「現代書僮」、「圖書館參考服務記趣」、「館際合作的趨向」、「八國聯軍時的賽金花——參考服務一得」、「研究與索引」、「國立中央圖書館新貌」、「坐擁書城」等篇，日積月累，點點滴滴竟結集成「書僮書話」一書，與「瓜與豆」及「愛的祝福」兩本散文中的一部分。

若不是在圖書館工作，我怎能寫出這些有關圖書館的小文？所以現在回想起來，有些甜美味兒，覺得我當初選擇進入中央圖書館工作是對的。雖然我的昔日大學同窗多位已當了法院庭長、院長、主任檢察官、律師、法務部次長與監察委員等，我欽佩欣羨他們的才學與機遇。然而，我對我的選擇也毫不後悔。任何事情，只要耕耘也必有收穫。

我記得多年前，任教育部部長時的現任副總統李元簇先生，曾蒞臨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會員大會時講過這樣的話：「我欽佩圖書館從業人員，他們不為高官升遷，或個人的利益，只是默默耕耘，為人服務……」

全篇講詞大半都是對圖書館員的讚揚與鼓勵。為此我更本著「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的宗旨，而更安於我的圖書館工作崗位，一直至民國 76 年 2 月初，遷到新館後的次年，我因骨關節炎發病住院，體驗到自身的健康比為人服務更為重要。因此，決定申請提前

退休，蒙王館長振鵠批准，而離開了中央圖書館。

自 76 年 8 月退休迄今，已五年有餘。我雖已離開了圖書館工作崗位，但我的心却仍離不開圖書館，時常想著在圖書館工作時的種種。往日館中的書和人與事，常會不斷的映現在眼簾。如各種書目、索引和百科全書，與歷任每位館長的風貌言行，以及同事間相處時的境況……，尤其第一任館長蔣慰堂先生的話語似仍縈繞在耳際。

「中央圖書館是一個機關，是一個學校，也是一個大家庭。大家必須在這個機關裡盡心盡力的工作；但也必須不斷的學習，增進知識，不然就會落伍。我們要隨時注意，吸取新知、充實自己。彼此互相切磋琢磨，就像仍在學校裡一樣。我們大家也必須互相關懷，彼此尊重，像是一個大家庭裏的成員一般。」

歷任館長都是飽學之士，同仁也都各有所長。我在這樣的一個大家庭中成長，每天似乎都有良師的督導與鞭策，可以增進各方面的學識。只怪我生性愚鈍，獲益並不太大。但至少使我學得了盡職、勤勞、容忍、謙讓，和如何與眾人和諧相處的道理。

在退休期間，我曾以讀者身份常去中央圖書館查閱資料、圖書。蒙老同事與並不相識的新同仁熱心協助，銘感在心。而去年（81 年）4 月初，我因遭小車禍的意外，右臂粉碎性骨折，自此困於病痛與忙於治療，也未能再進入中央圖書館閱覽，期間曾欣聞現任新館長曾濟羣博士的到任，今年新春團拜，我亦因不便，未能前往參與。

如今，中央圖書館將於本年 4 月 21 日歡渡六十年大慶，我的臂傷也已痊癒。我期盼著這個大日子快快到來，以回娘家的歡愉心理，重溫大家庭的溫馨。中央圖書館在現任曾館長濟羣領導下，必然又是煥然一新，也將增添我對中央圖書館的一番新氣象，而充實我未來的甜美回憶。

完稿於 82 年 2 月 8 日

• 唐潤鈿女士，曾任本館編纂，現已退休。